

雅堂书库

# 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# 皇明本纪

(明) 佚名 著

大明皇帝，濠、泗州人也，姓朱氏，世为农业。母太后陈氏，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，至舍南麦场中麦糠内，取白药一丸，置太后掌中，太后视渐长，黄冠曰：“好物，食之。”太后应而吞之。觉，谓仁祖曰：“口尚有香。”明旦，帝生。生三日，腹胀几殆，仁祖梦抱之寺舍，欲舍之。抵寺，寺僧皆出。复抱归家，见东房檐下，有僧坐板凳面壁，闻仁祖至，回身顾曰：“将来受记。”于是梦中受记。天明，病愈。自后多生疾症，仁祖益欲舍之。上自始生，常有神光满室，每一岁间，家内数次夜惊，似有火，急起视之，惟堂前供神之灯，他无火。及出幼，太后必欲舍之，仁祖未许。

至十七岁，仁祖及太后俱以疾崩，上长兄王亦逝，唯仲兄王存。上自以家计日窘，思昔父母因疾曾许为僧，于是与仲兄谋，允托身皇觉寺。入寺方五十日，寺主以岁饥，罢饮食。师且有室家，所用弗济，乃西游庐、六、光、固、汝、颍诸州，如此三载，复入皇觉寺，始知立志勤学。

方四年，天下兵乱。一日，乱兵过寺，寺焚僧散。将晚，上归，祝伽蓝，以琰卜吉凶，曰：“若容吾出境避难，则以阳报，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。”祝讫，以琰投之于地，则琰双阴之。如此者三。复祝，谓神曰：“出不许，入不许，神可报乎？无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？则琰如前。”祝既，投琰，如前。神既许之，于心大惊，复祝曰：“甚恐从雄，愿神复与吉兆而往他方避。”祝毕，投琰于地，一阴覆一卓立，特见神意必从雄而后已，因是固守所居。未旬日，友人以书自乱雄中来，略言从雄大意，览毕，即焚之。又不旬日，有人来告，傍有知书来者，意在觉其事，上心知之。后三日，斯人果至，与语，观

其辞色，未见相伤，礼待而归。复几旬日，又有来告，先欲觉事者，今云不忍，欲令他方人来加害，乞幽察以从吉。上深思之，以四境逼近，讹言蜂起，乃决意从诸雄。

按：我圣祖起兵之由，万世如见，皇明大一统之业，兆于伽蓝一瓊之中矣。先是，元入宋临安，帝显既降，封瀛国公，使为僧，号合尊，有子完普，亦为僧，俱坐说法聚众见杀。其舅吴涇全翁梦二僧人曰：“我赵显也，被虏屠害。已诉诸上帝，许复仇矣。”及韩山童倡言弥勒佛下生，而中原之乱沸起，我太祖决兆于伽蓝以倡义，而胡元之鼎竟迁，赵显复仇庶几验矣。

元至正十二年壬辰闰三月，一日晨旦，抵濠城，守者不察，缚而欲斩之。有人觉，报于首雄，良久得免，收入部伍，几日拔长九夫。首雄，滁阳王郭子兴是也。既长九夫，王常召与论，久之，言意相孚。王知上非可久屈，收为家人，亲待同子弟，以孝慈皇后马氏妻之。然滁阳王之为人，志雄气暴。列王上者，其雄有四，俞、鲁、孙、潘，意虽同乱，及其处也异志。俞、鲁、孙、潘出于农，性粗直，谋智和同，独王与异。在乱初，防闲守御，兵之进止，滁阳王本合与焉，而王少出外，而多居内，凡诸事务，四雄者每待王，久亦不能同谋。是后，四人者专主，王若在列与焉，不在则不与。三五昼相会一次，其会也，四雄瞠目视王，王自知礼亏，深思不安，略有赧色。王居邑中，比四雄之志，颇为聪秀，议事间，四雄言有不当，王出言似有相犯者，四雄含忍姑容之。王久乃觉，谓上曰：“诸人若是，奈何？”上曰：“不过会简而至是耳。”王曰：“然。”明日出与会，止勤三日，后仍会简，人事愈疏，彼此防疑，势将极矣。

遇徐州乱雄败，其残雄趋濠梁，合势共守。其残雄势本受制，不料俞、孙、潘、郭，反屈节以事之，日旬月来，人各受

制，前日防疑之事，顿然释去。后因赵、彭僭称王号，势在鲁淮，赵称名而已。其滁阳王奉鲁淮而轻赵。未久，俞、鲁、孙、潘暗恃赵威，于市衢擒王。时上出淮北，闻王被擒，急趋审由。将抵其舍，友人扼道而止曰：“尔主被擒，亦欲擒尔，且勿归。”上曰：“再生之恩，有难不入，何丈夫之为也？”即入，见其家止存妇女而已，诸子弟皆匿。上谓诸妇人曰：“舍人安在？”诸妇亦有疑心，佯言不知。上曰：“我家人也，释疑，从我谋，请知舍人所在。”诸妇乃实告。上曰：“主君平日厚彭薄赵，祸必赵机，欲脱此难，彭必可求。”明日，以次夫人携二子往告彭君。彭闻忿怒，陡惊曰：“孰敢若是？”遂呼左右点兵搜强。于是上亦反舍，去长服，披坚执锐，与诸人行围孙宅。缘舍入，掀椽揭瓦，诸军杀彼祖父母，于晦窟中得见滁阳，钳足系顶，肌肤被箠打而浮虚，令人负归，去钳锁。

是岁冬，元将贾鲁围城。明年癸巳春，贾鲁死。夏五月，元将解去。时濠城乏粮，上谒友人得盐数引，乃泛舟以盐易于怀远，得粮数十石以给主家。

十月，方归乡里，收元义兵民人七百余以献王。王喜，命为镇抚。时彭、赵二雄以力御众，部下多凌辱人。上以其非道，恐七百人有所累，弃而不统，让他人统之，惟拔大将军徐达等二十人有奇，帅而南略定远。上中途染疾而归，疾甚危，殆半月乃醒。瘥方三日，滁阳王扶筇过门，啧啧有声。上卧闻之，问傍人曰：“王适扶筇而过，声息恨惋，胡为若是？”傍告之曰：“远方有兵，声言欲降，犹豫未决。王知其友人在其中，欲令人往说。奈何家无可行者，故惋恨耳。”时上虽卧病方瘥，未满旬日，乃曰：“王今越门而警，必将以我为弃人乎？设不以我为弃人，方瘥何若是之警耶？予尝闻之，生我者父母，活我者亦父母。倘不善图，为他雄所有，功将何建？生亦何安？”

于是扶病诣王寢室，王曰：“汝来何也？”答曰：“闻他方有欲归者，未定行人，欲扶病亲往。”王曰：“汝病方瘥，未可行。”上知王意，决行不辞，王许之。

明日，南行入定远。乃至，复病，三日而起，未瘥速行。又六十里，抵大桥前，病复作，亦三日而瘥。即日又南行十五里外，见他垒勒兵布陈。上所将者二骑九步，步者见彼勒兵，甚恐，欲舍上逃归，上谓九步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况彼马步相参，我等至此，纵欲逃之，将焉获存？必随我入彼营垒，再验吉凶。”言既，彼阵中遣二将来迎，举手大呼：“来者为何？”上遣人答曰：“我来为公帅首言。”彼归垒而告，帅首云：“请来者下马。”上乃下马。然以久病，步趋艰辛。前逢一渠，九夫中一人欲代上越渠，平凉侯费聚是也。上谓聚曰：“诸人至此，生死不得自由，岂有代者耶？”乃同往。不逾时而至，首帅逆之曰：“何为而来？”答曰：“彼此无食，但吾主兵者郭氏，与汝故友，知汝垒于是，亦知他敌欲来相攻，恐汝无知，特遣吾报，肯相从之，否则移兵避之。”首帅既听，应声愿降，请留信物。特赐香囊一枚，以为记信。良久，帅首以牛脯来进。食毕，帅首告之曰：“请帅相从者归，且待诸军收拾路费而诣军门。”上许之。即帅九步归，中留费聚于彼，以候人情。

后三日，费聚清晨而至，告曰：“事不可谐矣，彼欲他往。”上借兵三百，诣帅所在，谓彼曰：“彼为他雄所凌，其冤未伸，仇亦未解。一旦从我北向，不能雪前日之耻。特助三百人与讎仇，胜负不亦可乎？”其帅首大悦，然而心已自疑，进趋之间，刃器不离左右，已防闲矣。上知其情状未易为也，非智不得。犹豫间，里人过其前，乃平昔里中之力勇者。上谕之曰：“吾欲使汝，能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乃授以方略。佯以首帅来会，彼未来时，密敕三百人，若帅至丛而视之，往则开而纵

之，凡此者三，后于丛中缚之，令壮士五十人密簇而行，携离营所。去将八里，遣人报彼垒中：“尔首帅往观营地矣，眷属当移营就之。”即时焚营废垒，竭营而行，于是取壮士三千人。七日后，帅此三千东破元将老张知院营，黎明袭入之，老张弃军而遁，汉军尽为我有，精壮二万。

练未及旬，帅而入滁阳。途中太师韩国公李善长诣军门而谒，与语，知其胸怀必能成事，使掌案牒。时掌案牒者已数人矣，特以善长与肩之，约曰：“方今群雄并起，吾见群雄中持案牒者及谋事者，多非左右善战之士，人不得尽其能，以至于败。羽翼既去，未久雄亦亡矣。卿智人，与决大事，掌行文案，无若前非。”善长稽首再拜，而谢曰：“谨受命。”遂入滁阳。

未逾月，永义、鲁淮二王遣人促兵以驻盱泗，上知非人，弗从。未几，二王果自相吞并，善战者多死，鲁淮亦亡，惟存永义而已。彼时滁阳王尚受制于盱眙，几为相吞，而卒幸免焉。上遣一介往说永义，纵滁阳王南行。及至，王阅诸军，独上兵众队伍严整，旗帜鲜明，甲兵洁利。王乃大悦。初，王首倡义时，兵八百人，后上亦以七百，部下诸人共招诱者，总不过万余。上之兵众，比王至时，四方来从者，共前所得已三万有奇。

逾两月，王为谗所惑，略少疑焉，掣近行掌文案者数人。李、郭等皆预先私相通谋者，愿从滁阳久矣。未久，又欲以李善长置麾下，善长弗从，诉于上，涕泣弗行，上谕之曰：“主君之命，若欲要吾首，亦不自由，汝安敢不行？”善长终不弃去。久之，得弗再召，幸久相从。是后四方征讨总兵之权，王不令上与。

甲午冬十月，元将脱脱围六合。被围者请救，来使，上之友也。中夜而至门首，上闻友人至，即起诣门所，隔门与语。其门上所守之要道，阖辟之机，非王命不敢擅。谓友人曰：“

姑少待，吾告滁阳王，辟门而进。”上往告滁阳王，尽诉求救之情。王与六合之雄，旧有仇嫌，才闻求救，暗鸣奋怒，不发救兵。来使亦与滁阳王少旧，虽尽诉其情，王亦不允。上因与共说之，尽言至日昃，王怒少解，仍令他将统兵以行。诸将惧脱脱之威，皆不敢帅师，假托辞以诘白神，神皆不许。除此之外，别无可帅军者。王乃召上：“汝亦白神。”上曰：“兵凶事，昔圣人不得已则用之。今六合受围，雄虽异处，势同一家。今与元接战，逼迫甚急，救则生，不救则死。六合既亏，唇亡则齿寒。若命我总兵，神不可白。”于是决出师。东之六合，与脱脱战，微失利，归。

彼时海内称雄者渐广，与元互有胜负，不辨贤愚，死者甚众。上思之，设使胜负不分，互有得失，如斯久之，世无人矣。每闻幽有鬼神，尝云天高地卑，是非监见，于是发诚专意致词，恳祷于上帝曰：“时元至正，岁在甲午。天下大乱，生民徬徨。生离死绝，数非一人。战斗之际，主客不分。未见偃兵息民之期，盛衰孰已？特竭微诚，恳切谨告。愿赐覆照，以乐生民。果元运未终，乱雄蚤息；或乱雄有人，元当即覆。然某亦处乱雄中，乱雄无人，扰害生民，亡自某始。”词成，命黄冠设坛仪章，伏于上帝前，期三月而验。后三月，上兵愈昌。

时滁阳王名称尚微，意在据滁阳而称王号。与上虽不明言，就中觐视可否。上知有不可，概说滁阳一山城也，舟楫不通，商贾不集，非古形势，非英雄所居，王乃默然。

明年，至正乙未春正月戊寅，上率师取和州。初，兵众乏粮，议谋征所向。时上数谏王，为人所谮，初少被言辱，然上终不以为意，必欲成事，不免数谏。王性聪明，其纳言如流，及谗，俄说转若发机，累受责辱，因是致疾。当议征之际，遣人召谋，因疾不赴。召至再三，终不能会。复遣人至，令定计

以出三军。上许之，谋曰：“曩征民寨，得义兵号二枚，其书曰‘庐州路义兵’，皆故衣布为之。可作此三千，拔勇者，衣青衣，腹背悬此，垂髻左衽，佯为彼兵。复令万人衣绛，继其后，相去二十余里。慎探骑，谨队伍，严号令，南趋和阳，其城可下。”王乃善其谋，如其算。兵行，其衣青者在前，衣绛者在后。青者渡陡阳关，和阳斥堠者知，报庐州路义兵至，耆老以牛酒迎之。其前帅青衣者异其道而饮食，帅衣绛者少谋怠智，循正道而抵和阳。元守帅出师以迎之，衣绛之士败，逐北二十余里。时帅青衣者将抵和阳，和阳守帅获胜，至暮而归，遇青衣者至城下，际昏合战，一鼓破之，平章帖木儿兵溃遁去。

初，衣绛者败归，报滁阳王曰：“衣青者人皆陷阵。”滁阳王惊，怒责上失计。怒间，俄城南报元遣使来招，滁阳王惊恐益甚，召问：“若何？”彼时兵出城虚，特将三门兵合滁阳南门，密令稠簇于南街，然后令来者入。至滁阳王所，上令来者膝行以见王，代王喻之。及其喻也，王言非智，众议欲杀来者。上谓王曰：“兵出城虚，若杀来使，彼必知我虚而杀其使也，敌反卒至。若生纵还，示以大言，彼必逡巡弗敢加我。”王如其言，纵之。

明旦，有人来报元兵遁去，王命上持命复收败军及总守和阳两意。奉命之和阳，所帅者二千人。途中，败军闻上亲往，喜复从征者千人。南越陡阳关，令兵就息，喻众曰：“一兵务燃十炬。”以在初昏，令罢兵息。上单骑帅骁勇者数十人暮抵和阳。及至，知衣青者已破城而守之。是夜入城，与诸将议守。未至之先，元兵日战甚急，诸将皆欲收子女玉帛而归。及上至，人心乃定。

然上未至公座署事。静思方今比肩者众，况人皆年长，语坐之间，进止之际，皆逊让为上。即今秉令行事，设使逊让难

为，必名正言顺方可。细思此辈，决无相让之意。若依命而尊，又恐此辈或不同心。明日升座，密令左右将州衙公座尽行撤去，惟置木凳于正面东西满间，其徒不下十余人，且待明日取齐入衙，观诸人情况，让与不让，悉皆知之。明日，诸人五鼓而至，上黎明而到，惟存东北一位。当时以右为上，此等虽右未不许，但存在左末。为位竣，上就之。日有公事，诸人若木偶人，凡公务一切事务，上悉处之。每每如是，至公无私，久之略少心服。

时城未葺，上观诸人心未效勤。若不身先，不能动彼。于是敕徐达先集故砖，以城为十分，与诸人分缮，我得几何。量分集砖将及，而乃与诸人议葺城之道，众诣城上，各限以丈尺日数。以上觐视，诸人皆无用功者。三日后，会诸人阅城，至城上所分地位，徐达率士卒工将及完，诸人之工，土木并无分毫，间有善良，亦未尽力。于是上作色，以交床置于正面，出滁阳王所命之辞置于上，令左右呼诸人拜于前。诸人既见王命，拜而弗违。上谓诸人曰：“总兵非我擅专，乃王命也，诸人俾我逆王命，可乎？然我与诸人约帅兵之道，非寻常。自今以后，敢有违令者，吾行总兵之道。”

初，城中杀伐甚众，存者少。纵有存者，夫妇不相认。一日，暇，上马台前一小儿，但能言语，不知人情，上谓小儿曰：“汝父安在？”曰：“与官人喂马。”“汝母安在？”曰：“官人处，有与父姊妹相呼。”上知不可。明日，会诸人，喻曰：“兵自滁阳来，人皆只身，并无妻小。今城破，凡有所得妇人女子，惟无夫未嫁者许之，有夫妇人不许擅配。”期明日，阖城妇女男子尽行会衙门前。明日，依期而至。上令妇人入衙，以男子列门外街两傍，令妇人相继而出，下令曰：“果真夫妇，即便识从，非夫无妄为。”令既，妇女出，完聚者半之。

辛巳，元将以兵十万来攻和阳。上惟以万人守，连兵三日，元兵数败而死者多。逮夏，元兵解去，和阳乏粮。时元秃坚太子及枢密副使绊住马、义兵元帅陈也先等众分屯新塘、高望、青山、鸡笼山，梗塞道路，上亲帅师以讨之。抵所在，克其羽翼，根本未下。明日清晨，因宵劳防慎，寝于山侧。不寐，复起，有异风来触。上将谓和阳有兵，先发数队归。复寝，未寐，有蛇由右臂而上，傍曰：“蛇上身矣。”上举臂而视，乃是蛇，类龙而无角。上意其必神也，于是祝蛇入帽绛纓，蛇循祝而入绛纓，隐而弗动。上顶戴其蛇，诣敌寨下，设辞以喻寨主，寨主请降，乃得还师。归至和阳，将及三里，有卒持矛亦归，问：“何往而归？”对曰：“适来贼攻和阳，幕官李善长督兵已败之矣，而又俘获焉。”上还居处，闻善长已败敌人，喜气增益，一时忘蛇在首。久之方悟，取帽视之，其蛇乃隐于绛纓中。时引觞酌蛇，蛇乃即饮微酒，于是纵蛇入家神牌，蛇乃由中升顶，矫首四视，俨若雕刻之状。良久，升房入脊桁中，莫知所之。此神龙之报吉凶也。未几，彼众皆走渡江。

时濠梁旧雄俞、鲁、孙、潘亦乏粮，其部下皆挈家就食于和阳四乡。其雄孙德崖者欲入城，声言容居数月。上恐此来有机，意在止之。奈彼众我寡，若阻其来，倘有战争，我必力不及，且容入城。明日，军入。

彼时滁阳王信谗，自滁阳起马，闻多取子女，强要三军财物，意欲归罪于上，左右谗者欲因是而致上于死。不旬日，闻滁阳王果至。将至之日，上喻诸官：“此来问罪，恐昼不至，若或夜至，诸人只待我至门首，亲辟户而迎。”其后，果夜至。守门者亦谗人在其中，闻至，彼不行报。上亦不候辟户，先开门以迎，至下所乃报入矣。上往视之，滁阳王怒，久而不言。其性刚烈，其言终不能含忍於久，而谓上曰：“谁？”上答曰

：“某。”王曰：“其罪何逃？”上曰：“儿女之罪，又何逃耶？家中之事缓急皆可理，外事当速谋。”王曰：“尔言外事急，何事？”曰：“曩与俞、鲁、孙、潘有隙，长者受制，某等搜索围彼宅舍，逾墙升舍，杀彼祖父母，脱长者之患。今仇在斯，彼众我寡，王此一来，与仇相见，甚虑安危。”王弗信。

明日五鼓间，孙德崖遣人谓上曰：“彼翁至矣，吾将他往。”上大惊，曰：“事不谐矣。”急报滁阳王以备之。上复与孙会，谓孙曰：“何去之速耶？”曰：“彼翁不可相处者也，故行。”上观孙之辞色，未见行凶，特谓：“两兵舍城，今一军尽起，恐下人有不谐者。公当留后，令军先行。”诺其言，军出矣。

忽有人邀送友人，时共往，出门一里许，上将辞归，其初邀者弗舍去，又再嘱远送，于是去城十有五里而止之。后人来报，城内两军相伤，小人多死。上闻是，见入彼军中，事难犹豫，即呼部将耿炳文、吴祯将骑来。骑至，上急策而长驱，左右军大呼擒住，群骑追逐。初彼后而我先，追弗及我。未逾刻，途逢来者，皆抽刃以隘道，上仓皇间缘身寻刃，无有，遂单骑挺身入彼丛中，皆旧友人也。彼时人皆疑信未决，乃曰：“彼城中陷某军士甚多，公岂无知谋乎？”上谓彼曰：“初为送诸友人，所以远行。不期诸人在后，我反在先。城中之斗，吾安能知？”诸人手握马衔，意在羁以随行。上谓之曰：“尔众我寡，何如是之行耶？”中一人曰：“散而同行不妨。”上得脱马衔，力策而驰之。又群马追逐，彼时衣内披甲，虽枪甚多，皆无重伤，亦无甚损，略有微伤，如麦粒大，皆枪透连环之甲而伤也。展转支吾十有二里，为群骑所逼，因枪坠马。正急间，傍友人至，以马横于崖，呼来同往，上步奔其所，骑于马后，同乘载而行之。

复至十五里外，其德崖之弟以铁锁系上，欲加害。友人张姓者谓诸人曰：“我等首帅孙德崖见于和阳，想被擒矣。若此时加害于朱，孙必不存。姑存之，而吾往视焉。”张往入城，见滁阳系孙之项，共案而饮。张归谓诸人曰：“依众所为，几伤两命。今各生存，事不难矣。”其诸人犹未舍恨，尚欲加害。张恳切固留，夜与同寝，恐为他人所伤，并首护抱而终宵。明日，囚入麻湖中羈縻。又明日，复上路行。行间，徐达等奉滁阳王命以数人至，上谓曰：“汝来为何？”曰：“易尔。”为是得归。既归，亦释孙归。彼时，滁阳王闻上被擒，惊疑致疾，后终不复起，卒于和阳。

未几，颍、汝倡乱者杜遵道、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君，都于亳，召乱雄是其门弟子者从之。朝林儿造言宋之苗裔也。时王方卒，归葬滁阳。未久，闻召谕造言门弟子孰先后之列？今乱之功孰魁？况孙德崖以滁阳部将，意欲统滁阳之子，其子闻之，惧辩不能以文，召上代辩。

上总兵戎于和阳，日与元战。三军与群官闻上有他往，不悦。时诸战将谓张天祐曰：“公当自察，果能率众御胡，则朱往；不然，则公往。”言既，张自知率众难事，情愿代往。时发兵及亲率将和阳正西、西南民寨，节次削平。其时张自亳归，赍亳州杜遵道文凭，授滁阳王子为都元帅，张为右副，上为左副。

未久，和阳乏粮，谋欲渡江，奈无舟济，诸军饥馁窘甚。时巢湖内操舟水雄双刀赵、李扒头者，仇于庐州左君弼。其赵、李力不及，被窘于巢湖。因无依怙，遣人来诉，欲以舟师归我。诉者凡三至，后上亲往。

夏五日，值天大雨，连阴二旬不止，山川溢流，且降者皆船居，若非潦水盈溢，虽有船降，不能得达和阳。水道虽有元

蛮子海牙率巨舟以扼其要，不得自由而出，因潦水盈溢，平昔非船不可达之所，其降舟扬帆顺趋，直抵和阳。比降舟未至，先说诱蛮子海牙部下以舟来商，后果至，候隘要而擒之首目一、军士十八人，皆善操走舸者，喻令教我军士水战。

壬寅，上率舟师抵裕溪，破蛮子海牙水寨，遂与诸将定渡江之计。是后六月一日，发舟渡江，达江口。时方酉末，去后军六十里，浓云障天，轰雷掣电，不敢轻渡。其风雷云雨约五时整止，于是方弗移。明日，天将明，军分两道，右由西南，左由东北，俱会牛渚矶上。其时雷息电隐，西风和畅，军士欢融，櫓棹齐兴，微风扬帆，上与廖将军首行，不逾时抵江东。比未着岸之先，廖将军曰：“舟泊何所？”上谓曰：“采石正镇，陆广人稠。其牛渚矶，周际江渊，况备者寡，可先取其矶。”舟抵岸，其备者持矛来应，上令甲士应之，彼不敢当，备矶者溃，备镇者亦溃，遂下采石，及沿江诸垒尽破降之。

时诸军饥馁久矣，一视粮食孳畜，尽意欲取，意在盈舟而归。上视军意不过图财而已，此去再欲复渡，恐事难为，不能掳有江东。因是以刃断群舟之缆，推入急流，须臾船漾漾而东下，诸军恐之。有告上曰：“如此若何？”上谓诸军曰：“前有州曰太平，子女玉帛，无所不有。若破此一州，从其所取，然后方放汝归。”令毕，诸军皆食。食既，帅往太平城下，时元平章完者不花守其城。我军攻良久，遂拔之，僉事张旭遁去，父老出城迎上。诸军已入城矣，思前号令，恣意掳掠。斯军愚不知也，当未渡江及已渡时，虽曾省会，子女玉帛，从其所欲，不过将军行尔，彼时已与幕官李善长写成禁约，不许掳掠，榜文令吏赍行。一城之民，见军掳掠，仓皇无措，仍令前吏昭示榜文，诸军观榜之后，凜然无敢犯。独一卒故违禁止，再喻弗悛，于是斩首示众。自斯之后，太平一郡，即日皆宁。

不逾旬日，元臣蛮子海牙率巨舟封采石，闭姑熟之口，绝我归路。将及十日，义兵元帅陈也先率兵数万来寇城下。上按兵于城，观彼施勇，以窥彼计。逾二时，彼无奇谋。上遣徐达、邓愈、汤和出姑熟之东，转战城之北。不逾时，彼兵溃败，也先被擒。故生之，其人奸诈我端，忽谓上曰：“生我为何？”上谓曰：“方今天下，中原鼎沸，豪杰并起，自为声教者不知其数。汝既英豪，岂不知生汝之故？”也先曰：“欲我军降尔。”曰：“然。”彼谓上曰：“军之首目，皆亲戚骨肉为之。今欲来降，甚为易哉！”书行，明日来降，首目尽至。甲子，克溧水。

七月壬辰，以也先留太平，令部下会我大军，命元帅张天祐者，合势共取建业。初攻弗克，军回。不逾月，再征。其也先者，密谋于部下，建业不可力攻，必声攻城而弗战，少待得脱羈囚，仍与元合。上知彼不诚意，纵军妄掠，将以为俘囚而斩之，恐惊诸雄，于是血牛马与彼立誓，立誓后，宁可生纵以归。彼既归矣，阴与元合。人云方三日，也先忽数呕血，乃背盟之验也。然密请元臣左纳失里至营，佯言生擒耳，意在诱上诣营。时上卜于黄山东岳，神弗许，数卜于城隍，连皆一签耳，亦不许。

九月戊戌，也先谋叛，诱杀郭元帅等数人。时三军复攻建业，也先背盟弃誓，阴合元帅，败我军秦淮之水，杀溺二万余。也先因追北我军，为义兵所杀，身疮千窍。当血牛马时，其誓书乃也先自为也，誓云：“若背再生之恩，人神共怒，天所不容。”也先之死，天鉴誓言，不一月而亡。定誓之道，非诚意正心，定可轻立也哉？

时蛮子海牙，以舟师泊于采石，密迓姑熟，彼以舟楫之利，不时直造城下。于是命工造巨炮，以舟载之。

至正丙申春二月，上率诸军亲攻采石，自辰抵午击破之，俘获人船以归。其蛮子海牙率残军会福寿大夫、高纳林大夫、阿鲁灰平章共守建业。时采石守谧，姑熟无后顾之忧。复卜于神祠，神乃许行。三月一日兵起，三日抵其营。也先之侄出，不逾二刻，营垒皆破。也先侄陈七尽以其军降。明日，点视其军，马步三万六千。既得之后，也先诸将尚未安宁。时也先善战勇士五百人已收麾下，观其情状，人各有疑，至暮当严宿卫。上以心腹旧人处于外，独五百人托以近卫。上不披甲胄处于中，独冯胜亲侍。上恬寝一宵，无疑彼心。黎明，其五百人自相欢庆，咸相谓曰：“诚生我也。”于是诸军雄威倍出，愿效前驱。

庚寅，帅往建业，攻破其城，元福寿大夫死之，杀其平章阿鲁灰、参政百家奴，擒御史王稷，元帅康茂才以众降。上去城五里，遥见诸军已拔城矣，江东由是而定。

将欲发兵取京口，上不亲行。恐帅首纵诸军焚烧太甚，犹豫未决。明日，坐徐达以罪，佯谓不生。乃令李善长再三求免，上谓曰：“既犯号令，安可求生？若必全生，令尔率三军下京口，庐舍不焚，民无酷掠，方免斯罪。”丙申，遣徐达率汤和、张德麟、廖永安等舟师取镇江。丁酉，克之，杀平章定定，民无兵刃之灾，舍无焚烧之废，京口之民全生，皆达等奉命之笃也。因以徐达、汤和为元帅守之。

按：我太祖心切仁民，虽一遣将，惓惓以不杀人为戒，必禁毋掳掠，毋焚庐舍。率军至京口，民不加刃，舍不纵火，而均获全生，固徐达等笃奉号令，而太祖仁民之心亦愜矣。天命人心，尚安舍此之他耶？

夏四月乙丑，克金坛县。六月甲子，取广德路。

秋七月，姑苏张士诚以舟师来攻镇江，上遣兵御之。癸巳，战于龙潭，破之，焚其船，杀溺甚众。我师遂乘胜进攻常州。

时徐达守东鄙，上谓之曰：“其张士诚者，起于盐徒，术务经纪，诈出多端，交必有变，邻必有间，当速出三军以攻毗陵。倘有说客，勿令擅言，沮其诈术，困其营垒。”于是达等益督兵攻围常州。未几，有义兵郑金院者，率甲士七千叛入常州，反来攻营。达督兵与战，常遇春引兵自东垒击之，大破其众，俘斩大半。复围常州，逾旬，彼众宵遁，遂克其城。初，我师攻城急，士诚遣书，卑辞求和，愿岁输米二十万石，金五百两，银三百斤，以充军用。上命移檄报之曰：“春三月，取镇江，兵抵奔牛垒城，彼时来降，继复叛去，皆尔所谋。纳我逋逃之人，拘我通好之使，予之兴师，亦岂得已？既蒙许给军粮，中更爽约，原其所自，咎将谁归？今若果能再监前盟，分给粮储五十万石，归我使者，则常州之师即罢，而争端永绝矣。”士诚不从，故遂攻取之。明年，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，擒其弟张九六，并获其战船马匹。

夏四月丁卯，取宁国，降其守帅，获其战士，属县皆平。五月壬午，铜陵县降，遂破双刀赵兵于青阳县。克江阴城。七月戊寅，元帅胡大海等克绩溪。庚辰，取徽州，以邓愈守之，及其属县皆平。九月甲戌，江浙闽海平章夏章遣使请降。元帅汪同、马国宝皆降，命仍前职。壬辰，破元潘万户兵，乘胜克武康县。

冬十月壬申，击破池州兵，斩洪元帅，生擒其将魏寿等，遂平池州。甲申，上率诸军至大通江。枢密张明鉴以扬州降，得其精兵战马，以元帅张德麟、耿再成守之。是时，天下豪杰虽多，独上全有江左及淮右数郡。上宵昼自思固保江东诸郡，以观群雄，若仁者治世，当全江东，共乐承平。于是严饬诸将，秣马励兵，戍守边鄙。

至正戊戌春正月，院判邓愈遣兵攻婺源，斩其首将帖木不